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羅鍋軼事 第十二回 猛英雄怒打惡奴 住小店實說真話

燒酒賽過靈丹，古來就有燒鍋。 官員庶民人人喝，吃上幾杯不錯。

一來消愁解悶，二來身上快活。
只可少飲莫貪多，大事能成不破。
惟獨喝酒不濟，我勸明公別學。
三盅入肚耍毛包，戰邊拿槍動刀。
走道一溜歪斜，滿嘴胡噏嚼毛。
遇著光棍用拳搗，醒酒懊悔討臊。

卻說推車漢一聞老道之言，伸手把支車的三十三斤重的一根熟銅鋼抄在手內。

列位說：「此書說得太離奇，推小車的哪有銅鋼，又是用鋼作支車棍，豈有此理。列位有所不知，推車漢係家住徐州佩縣城南十里范家營。姓范名鼎字孟亭，先祖曾作總兵，此鋼乃他先祖遺留。這范孟亭自幼身高大，十三歲進了武學，長成丁父母下世去了。自己家道消索漸漸貧寒，無奈仗著力大無窮，只得推著小車運米趕集販賣，生來性直氣剛好打不平，這熟銅鋼隨身帶著，一來可做支車之棍，二來可以防身。

閒言少敘，且言范孟亭手執銅鋼大踏步追趕二惡奴，去劫兩個難女。丹田攢力一聲喊嚷：「呔，好兩個小子，快快留下兩個女子，若是牙崩半個不字，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這兩個惡奴帶著兩個女子走得慢，耳輪中忽聞有人喊嚷，回頭一看，見一人手執銅鋼趕來，就知是來劫奪二女之人。「來者必然不善，善者必然不來，咱弟兄二人以大話將他嚇走，少費些氣力，豈不是好？」二惡奴商議已定，見來人已至近前，遂將腰刀亮出，用刀指：「呔！好一膽大包天的小子，莫非你在鍋裡睡覺，說話怎麼太焦（驕）。量你也不知我二人哪裡所派，俺二人名張功、李能，奉佟大老爺差派，來追拿丫鬻並新買的妾小，你若知時務，快快回去，莫管閒事，若執迷不悟，恐你惹火燒身，那時後悔晚矣！」

范孟亭聞言，氣往上撞，把熟銅鋼一掄，照著張功打來，張功用刀相迎，只聽一聲響亮，將刀磕飛，銅鋼砸在張功肩背上，張功「哎呀」一聲倒臥在地。李能見此光景，敵不了此猛漢，遂心生一計說：「你當真是一條好漢英雄，你將名姓留下，俺二人回去稟我家主人得知，你敢到我主人那裡去嗎？若敢去，算你是英雄好漢。」范孟亭聞言，哈哈大笑：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名范孟亭。今留你這兩個狗頭之命回去送信，你老爺隨後就到，去向你主家清帳。」李能聞言，把張功扶上了馬，二惡奴急忙逃去。

范孟亭來至劉公面前，說：「道爺，那兩個女子哪裡去了？」劉公說：「二女子貧道令他投奔黃家寨他姨娘家去躲避凶鋒，領教義士，尊姓高名？家鄉住居？」范孟亭見問，遂一一說明，又道：「我欲趕到佟林家殺他個雞犬不留，方趁我心。」

劉公說：「那可不必，你若有心報打不平，你隨我進德州，在劉吏部公館告他一狀，你可願去？」范孟亭聞言說：「好老道，作事真有肝膽義氣，道兄若不嫌在下貧寒，咱二人向北磕頭拜為盟兄弟。」劉公搖手說：「自幼未拜過盟兄弟。」范孟亭說：「我願意，你不願意亦不中。」立刻堆了三堆土，以三根草棍插在上面，遂拉老道一同跪倒叩頭。劉公心中一想：「看此人性直口快，義氣豪傑，久後定有用處，與他拜了弟兄罷。」二人向北叩頭已畢。范孟亭說：「我今年二十三歲，不知大哥的年庚？」劉公說：「貧道今年六十四歲。」范孟亭說：「吾給大哥叩頭，不知大哥姓名住處？」劉公說：「我姓卯名金刀。與劉吏部同鄉同村居住。」范孟亭口呼：「大哥快上小車，我好推著你進德州城。」劉公上車，范孟亭搭絆推車，往正南而行。

不多時遠遠望見德州城，只見迎面來了一族人馬，後抬著一乘文華大轎，乃是空著，原來是州官往北迎接吏部尚書劉大人的。劉公心中明白，說道：「賢弟，咱不可讓州官之路，令州官閃在一旁讓咱過去才是正理。」范孟亭說：「若衝撞他的馬頭，准挨他的板子。」劉公說：「適才你是英雄好漢，臨到此時怎麼草包了，別看我是雲遊老道，劉吏部與我一盟，我說怎著，他就得依我而行，你闖出禍來有我哩。」范孟亭說：「咱就撞。」

言罷，推著小車往上就闖，前頭衙役喝道：「推小車的還不快閃在一旁。」范孟亭只當耳旁之風，硬往上闖。州官一見大怒，吩咐：「將這斯拿來。」眾役不敢怠慢，將范孟亭揪在轎前跪倒，州官問道：「為何見了本州不閃路，硬往上闖，是何道理？給我拉下去重打二十大板。」遂將范孟亭立刻打了二十大板。范孟亭立起身來，向州官說：「你既敢打了我二十大板，我的大哥准不依你，別小視我大哥是雲遊老道，他和劉吏部交情甚深，一句話你的頂子安不牢。」州官聞言，怒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將老道給本州帶過來。」眾役遂把劉公帶至州官的轎前，立而不跪。

州官怒喝道：「好一野道，見本州昂然不跪。」吩咐人役給本州拉下去重打二十大板，只見范孟亭連連叩頭，口稱：「太爺在上，我的大哥今年六十四歲，不能受刑，求太爺還打小人罷。」

州官聞言贊美不已，道：「你道是一個好人，看你之面，本州饒恕他，從今不許這等無禮。」范孟亭叩頭謝恩，州官人馬轎夫伴徬而去。

范孟亭站起，口呼：「大哥快上小車，快進州城，天已晚了，就趕不上進城。」劉公說：「賢弟挨了二十板子，恐你推不了車。」范孟亭說：「無妨礙，猶如吃了一顆大蔥似的。」劉公聞言乘上小車，范孟亭推著小車。

不多時已至德州城外，方上吊橋，只見橋上站立一人，歪戴著小帽，手提畫眉籠，未曾行走東倒西歪，有八九成酒醉，一歪歪在小車之上，大怒道：「你這混帳的小車子，為何往爺爺身上推？你在这德州城裡關外哨聽哨聽，你二祖宗饒過誰？」

今日在太歲頭上來動土，好你這雜種。」范孟亭聞言大怒，撻下小車，趕上前去一巴掌將醉漢打倒，滾在護城壕內。不管醉漢的死活，抄起車把推進城。見城內有鋪面齊全，來來往往人煙稠密。忽見街東掛著彩綢宮燈，乃是一座公館。劉公叫道：「賢弟且停車，天已晚了，咱就在此店內宿下罷。」范孟亭聞言一皺眉，說：「大哥，這可使不的，未曾要住店也得看一看，這是吏部劉大人訂下的公館，大哥教小弟闖州官的轎，挨了二十板子，若再闖公館，我這腦袋可安不住了？」劉公說：「劉吏部與我相好，咱就住在此店罷。」范孟亭說：「我不上大哥的當了。」劉公說：「兄弟你若害怕，為哥的在頭前行。」方要邁步，范孟亭一把拉住說：「大哥非住此店不可，咱有商議，此店乃是黃永裳所開，我販黑豆就住在他這店內。我們相熟，既改了公館，必然不住外人，我見一見黃掌櫃，暫住在他的火房內，大哥屈尊些可否？」劉公說：「可行。」范孟亭聞言，二人一同進了店，只見黃掌櫃迎出來，說：「范大哥，今日得屈你的駕住偏房小屋，上房貼了公館，若是生客，我不敢留住。這位道爺是你什麼人呀？」范孟亭說：「這是我大哥，小屋也可。」

二人進了小屋。

剛然坐下，忽聞外邊有女子喊冤之聲，只見兩個聽差的衙役問道：「你這兩個女子有何冤枉？狀告何人？」這兩個女子說：「狀告霸道佟林。」二公差聞言不悅，喝道：「好膽大捉死的兩個女子，你竟敢誣告好人那佟大爺我若為了難，到了佟府去借錢，借十吊不能給八吊。」那個說：「佟大爺待我也不錯，給與我五兩銀子兩瓶酒。」這一個說：「得恩不報非君子。」那一個說：「忘恩負義匹夫行，趁著大人未入公館，咱把兩個女子拴起送到佟家塢去，咱倆又得若干銀子。」二人遂用繩把陳玉瓶並丫鬻拴了，拉拉扯扯入在後院去了。

劉公見此情形不由得大怒，罵出口來：「好兩個狗才，竟敢作此無法無天逆理之事，這德州狗官瞎了眼，我就是吏部劉墉，他向哪裡接去了？」范孟亭一聞此言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「大哥，你中了瘋了罷，你就說你是朝廷，比吏部大的多了。大哥別給我惹禍

了。」言罷，一隻手攜行李，一隻手拉著劉公走出房來。把劉公並行李皆放在小車上，推著小車出了店門，一直撲奔正南，不多時來到南關，忽聞路東一座小店內吆呼：「天晚哩，在這裡住罷，哪不是住呀？咱這裡房屋乾淨，無有臭蟲，吃喝方便。」范孟亭一聞此言，把小車推進店中，將行李搬在屋內。劉公無奈，亦走入房中，店東掌上燈來，劉公說：「店東你先端一盆淨面水、泡一壺茶，隨後沽半斤酒，炒四碟菜：一碟爆炒腰肚、一碟烹蝦仁、一碟南煎丸子、一碟溜魚片。四個涼碟隨你便配，我與我盟弟壓驚。」店東聞言，說：「客官咱這是小店，並無菜蔬賣的，是斤餅斤麥。」范孟亭說：「大哥不用講排場，掌櫃的給我們來十斤大餅，多來大蔥卷著吃，吃完了好歇息，明天還得辦事呢。」劉公說：「就依兄弟你罷，不多時店東端上餅並大蔥來，劉公說：「東主人我且領教，你知佟林在哪處住？」東主人說：「佟大爺住在這南關外不遠，有一座堡子城就是。」言罷，往外面料理買賣去了。

范孟亭說：「問他作什麼，明日咱在吏部劉大人轎前去告他就是了，大約劉吏部明晨必入公館。」劉公說：「今晚入了公館，又被你劫出公館來了。」范孟亭問：「我劫哪個？」劉公說：「就是我，我就是吏部劉墉。」范孟亭搖首說：「我不信，大哥莫要取笑！」劉公說：「你若不信，給你憑據看。」遂向懷中取出一小小包袱，打開，范孟亭見包袱內是一口國家金印。不由得倒吸涼氣，雙膝跪倒，在地連連叩頭說：「小人不知大人到了，小人冒犯虎駕，罪該萬死猶輕。」劉公說：「不知不怪，日後本部堂保奏你武職前程。」二人用完了大餅，安歇睡了，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